



要多美丽就多美丽

杨一品是矫型医生，经她巧手，一个人的五官要多美丽，就多美丽，可她看人才不注意外表呢……

亦舒作品集（第二辑）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亦舒作品集. 第2辑 / (加) 亦舒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1.12

ISBN 7-104-01461-6

I. 亦... II. 亦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6984 号

亦舒作品集 (第二辑)

作 者: 亦 舒

责任编辑: 周育英

装帧设计: 飞 林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(北京海淀区大钟东南村甲 81 号)

联系电话: 010-62127285

印 刷: 番禺官桥彩色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90 字数 180 万字

版 次: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104-01461-6/I·596

定 价: 147.00 元 (全套 15 册)

(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)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承印厂联系。)

亦舒作品集(第二辑)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天上所有的星
这双手虽然小
艳阳天
印度墨
寂寞的心俱乐部
幽灵占卜赛
蝉
只有眼睛最真
要多美丽就多美丽
小人儿
老房子
一个女人两张床
故园
如果墙会说话
不羁的风

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（卫斯理）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，后定居加拿大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的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亲友们总是这样同杨太太说：“你福气好，两个女儿都是医生，几生修到。”

杨太太只得唯唯诺诺，“是是是。”费事解释。怎么说呢。

两个孩子都容貌秀丽，明敏过人，年龄只差十八个月，不约而同，十六岁已考入医科，实习完毕，执业时还似少女模样。

可是，与一般母亲不同，杨太太对她们并没有太大期望，一直说做人只需健康快乐。

其他伯母不以为然，“当你的孩子毋需督促九科甲加，你自然只好那样说。”

婚姻呢，家庭呢，杨太太不好意思说出来。连男朋友都没有。

姐妹俩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八十小时，连外出衣服都不必置，整日穿一件白袍便可。

杨太太并不如伯母们想像中那么开心。

况且，医生也分好多种，脑科医生、心脏医生，都十分伟大。

但是，杨一品是位整形医生。

· 要多美丽就多美丽 ·

她母亲问：“只替病人缝制双眼皮吗？”

一品懒得分辩，“是。”

杨二晶是兽医。

母亲问：“净替猫狗结扎吗？”

二晶更好涵养，“是。”

事实不是这样的。

杨一品本来是外科医生，一日实习，跟师傅霍坚斯教授巡房，看到一个哭泣的年轻母亲。

她紧紧搂住初生婴儿不放，哀哀落泪，看护在一旁劝慰无效。

医生想接过婴儿，她无论如何不肯，忽然，那新生儿呜咽，转过小小面孔，一品轻轻啊一声，原来幼儿天生兔唇，破相，不能吸奶。

教授微笑，“不怕不怕，我立刻替她做手术。”

当天下午，一品跟教授进手术室。

小小婴儿麻醉后像洋娃娃一般，教授只用了一小时十五分钟时间便替她修补好上唇，他手工高超，天衣无缝，完全看不出来。

他们把孩子交还母亲，少妇一看，愁容顿去，无比惊喜，不住向医生道谢。

杨一品自该刹那起就决定做整形医生。

她接受仅次于脑科手术的严密训练，今日，已经拥有自己的诊所。

要是母亲仍然认为她只是帮阔太太小姐修整双眼皮双下巴，那也无可厚非，那确是她工作一部份，且收入不菲。

杨太太喜欢问：“女婿呢，外孙呢，十划有了一撇没？”

二晶感慨，“老人同小孩一样，没什么要什么。”

杨二小姐自幼爱动物，顺理成章，做了兽医，她不在普通诊所任职，她是一间设备先进的动物医院主诊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会得把宠物送到医院的主人，已不把猫狗当动物，已视为家庭一份子。

有时，二晶会请教姐姐。

“一只十七岁金毛寻回犬老弱不能动弹，该如何处置？”

“寻回犬平均寿命有多长？”

“十一年。”

“噫，等于人类二百岁了，给止痛丸及维他命，领回家中，不用再找病了。”

杨太太十分烦恼，“姐妹没有其他的事好谈吗？”

她俩立刻改说天气。

姐妹并不与母亲同住。

她们也不把私事向母亲和盘托出。

其实一品已有男友，怕家庭压力，不让母亲知道。

他叫王申坡，是名基金经理，一年前由朋友介绍认识，最近已经走得很密，一品几乎所有空闲时间都与他共度。

· 要多美丽就多美丽 ·

她喜欢王申坡什么？

他使她笑。

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对本身有事业的女性来说，对方有否名利根本没关系，又未到婚嫁阶段，能够笑，已是一切。

王申坡爱玩，会得玩，似有无限精力，总能给一品带来惊喜。

她喜欢他，可是，却从来不把他带回家。

申坡也问过：“几时可以见伯母？”

“一般男性都最怕见伯母。”

“见过伯母，好像有个名份。”

“将来或可去诉苦？”

“咄，我不是那样的人，万一有什么差错，我会自己咬紧牙关死挺，绝不招待记者。”

一品想一想，“明年吧，假如仍在一起，明年介绍你认识我家人。”

“还记得我们怎样结识吗？”

记得，朋友搞笑地介绍：“杨医生，这位是王经理。”

他立刻喜欢她的短头发与平跟鞋，最重要的是，他没有医生女友，牙医也没有。

过两日，他打冰曲棍球时被对手粗暴地击破额角，需要缝针，他立刻急电杨一品医生。

她叫他即时到她诊所。

他还能支撑着自己开车，一路上血流披面，样子可怕。

一品马上叫他躺下，检查伤口，幸亏只是皮外伤，可是王申坡杀猪似嚎叫。

一品没好气，她记得她说：“再吵，给你混身麻醉，慢慢割。”

他痛得流泪。

伤口不算小，共缝了七针，她让他在诊所睡了一觉。

友谊，是那样开始的。

伤口在三天后拆线，一星期后已几乎看得出来，王申坡送一面水晶玻璃镜子来，小小字样刻着仁心仁术四个字，叫一品笑得弯腰。

镜子至今挂在诊所会客室里。

今日，第一位客人是个少女。

“请坐，可以为你做什么？”

那十七八岁的女孩吸一口气，“医生，这件事我深思熟虑，已经考虑了一辈子。”

呵，十七岁的一辈子。

一品笑容可掬，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杨医生，我不喜欢我的鼻子，决定把鼻头改小，鼻梁增高，请问，收费多少，几时可以做手术。”

一品轻轻叹口气，少女好似真的知道她要的是什么。

“让我看看，嗯，五官配合得很好，圆圆眼睛配圆圆鼻子，还有，面孔也十分甜美，有什么好改？”

· 要多美丽就多美丽 ·

少女愣住。

“来，坐近电脑，我示范给你看。”

一品用数码相机拍下她正面与侧面。

“这是你。”

一品在映像加上高耸尖鼻子，“假设这是整形后的你，忽然得到一管标准希腊型鼻子，只得加高额头，拉长下巴相衬，你看，这还是你吗？”

少女目定口呆。

“说不定，眼窝也得加深，咦，变成外国人了，父母及同学都不认得你呢。”

少女几乎没哭出来，“不不，只是加高鼻子。”

“相信医生，你自己的鼻子最好看，我不会骗你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可是什么，你仍不满意？过了廿一岁，待你发育完全了，还有意见，再来看我未迟。”

“医生——”

“嘘，不要多讲，回家去，把医生的话仔细想一遍：高鼻子一不能带来甲级成绩，二不能叫同学朋友爱你多一点，况且，你已经够漂亮。”

一品叫看护送少女出去。

看护彭姑稍后进来说：“又一宗蚀本生意。”

“可不是，连谈话费都收不到。”

“这一单只是隆鼻，上一单是十五岁想隆胸，你说是否要命。”

“她终于还是到别处做了，由母亲签字，她是

新进歌星，需要一副好身材。”

看护摇头，“残酷世界。”

一品加一句：“妖兽都市。”

接着，是一位少妇要求抽腹部脂肪。

“刘太太，你可以试做收腹运动。”

那刘太太笑，“杨医生，久闻你这脾性，手术一流，可是不肯轻易动手，老是赶走人客。”

一品吓一跳，“是吗，我有这样可怕的名声吗？”

“我已为腹部这五磅脂肪烦恼好几年，一定要去之而后快。”

一品替刘太太检查，详细询问她病历，刘太太有点不耐烦，“人家都好做完手术离去了。”

“庸医草菅人命。”

“我自己签生死状，与你无关。”

女士们这种勇气不知来自何处。

“你血压与胆固醇都略高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明早八时正，空着肚子，来做手术吧。”

“什么，还要待明天？”

“是，最快明天。”

刘太太悻悻离去。

看护进来说：“王先生找你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小姐，今天我生日。”

“对，差点忘了，希望得到什么礼物？”

· 要多美丽就多美丽 ·

“热吻、拥抱、燃烧的爱。”

“我尽量尝试。”

“今晚见。”

刚放下电话，有人敲门。

“记得我吗？”

一品定睛一看，面孔依稀熟悉，年纪很轻，秀丽而憔悴。

她想起来了，可是不敢肯定，“是岑美娥？”仿佛是二晶的旧同学。

那女子点点头。

“许久不见，怎么不来我家玩？”

以前，她与二晶都是游泳健将，一起跑步、练气，做体操。

笑得很勉强，“忙别的去了。”

“今日，有事找我？”

“是，大姐，我想买这种药。”

她递上一张小字条。

一品看了，心中有数，“这是违禁药品。”

“所以找熟悉的医生。”

“我不能帮你。”

她急了，“大姐，我们是熟人，别说教好不好？”

“我劝你解脱毒癖。”

“大姐，你给是不给？”

“美娥——”

她生气了，伸手把医生桌子上文件统统扫到地

上。

看护抢进来，“医生，可要报警？”

一品摆摆手，“美娥，你走吧，好自为之。”

那岑美娥一声不响离去。

一品心情沉重，立刻与妹妹联络。

接待员说：“杨医生正在做手术。”

“我稍迟再打来。”

接待员认得她声音，“是另一位杨医生吧。”

“不错，我是她姐姐。”

“她替一只老猫做心脏手术，大概一小时后可以出来。”

一品看看时间，反正有空，到二晶处打个转也好。

一进方舟动物医院的候诊室，一品便知道谁是老猫的主人。

那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，站在门口，紧握双手，并没有流泪，但是从他表情，可以看到真正深切的哀伤。

一品吃惊，将来他失恋，都未必这样悲痛呢，老猫一定已经陪伴他一生。

一品过去问病历。

接待员说：“照过X光，心脏放大，杨医生会尽全力。”

一品点点头。

“那男孩是它主人，手术费需二万多，他毫不犹豫自银行取出毕生节蓄。”

· 要多美丽就多美丽 ·

一品耸然动容。

不多久，二晶自手术室出来，那男孩急急迎上去，二晶搭着他肩膀说了几句话，他立刻破涕为笑。

连一品都松了口气。

杨二晶着男孩去看他的老猫。

“咦，老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“有话同你说。”

“好不鬼祟，”二晶脱下手术袍，“难道要结婚？”

“你记得岑美娥这个人？”

二晶一愣，“她去骚扰你？”

“你已经知道了。”

“我拒绝了她，”二晶说：“所以她去找你。”

“大家警惕一点。”

这时，一品看见了那只玳瑁色老猫，它已经苏醒，软绵绵躺在担架上，它主人不住替它梳毛。

一品叹口气。

一个小孩那样懂得珍惜动物生命，但偏偏有成年人糟蹋自己生命。

一品的手提电话响起来。

是她诊所的看护打来：“霍坚斯教授请你立刻到西奈山儿童医院。”

一品答：“我十五分钟可到。”

霍教授正在等她。

“一品，跟我来。”

一品不知发生什么事，跟在师傅身后走进病房。

她看见一个小小孩童坐在病床上吃冰淇淋。

教授轻轻说：“贝洛来自科索沃，由红十字会送到这里，她受了重伤，需要我们帮忙。”

那小孩转过头来，一品怔住。

她半边面孔已经消失，左眼只余一个洞，可是没有伤及脑部，故此存活。

一品立刻知道师傅的意思。

她对小孩温言了几句话，那五六岁的幼儿没听懂，可是十分温驯。

一品检查过，“需重组头骨。”

“可有把握？”

一品微笑，“不然怎么做师傅的徒弟。”

“来，把程序告诉我。”

一品与主诊医生走进会议室。

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。

她走往停车场，看到一个黑影站在她车旁。

一品吓一大跳，刚转身走，那人没好气地说：“喂，是我。”

电光石火间，一品想起来，是王申坡，糟！今晚他俩有约。

已经失约了，该当何罪。

“喂，通知都没一声，让我一个人自生自灭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真是我最难受的一个生日。”

· 要多美丽就多美丽 ·

“唏，还没到午夜十二时。”

“你看你，已经筋疲力尽的样子，罢了罢了，送你回家，请我喝杯咖啡算了。”

一品几乎感激流涕，“多谢你谅解。”

“年轻貌美，又是医生，大抵有特权。”

一品笑，“将来，我免费同你消除眼袋。”

王申坡啼笑皆非，只得把她紧紧拥在怀中。

到了家，一品仍然没放下公事，解释给男友听：“要将小贝洛整张脸掀开，先补回打碎的颧骨与额骨——”。

王申坡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可怜的基金经理。

一品独自在书房工作至深夜，然后回房睡觉。

天蒙亮，轮到王申坡醒来，他推醒一品。

“我要回公司看股票行程。”

“不送。”

他轻轻抚她秀发，“将来结了婚，也是如此聚少离多？”

一品握住他的手，觉得有话非要说清楚不可，“我永远不会放弃工作。”

“我可能要抱着孩子到急症室探访你吧。”

“你抱孩子？你不用服侍客户吗？”

他茫然，“两个人都那么忙。”

“多好。”

“亏你还笑得出。”

“咄，比这更惨的是一个人忙，一个人闲。”